國立華北編譯館

現代知識叢書之一

訓詁學概論

齊佩瑢著

沈兼士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齊佩瑢著
沈啓无校

訓詁學概論

國立華北編譯館出版

3 0660 8015 5

A415669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訓詁學概論目錄

第一章　緒說　一
　第一節　何謂訓詁學　一
　第二節　訓詁的起因　三
　第三節　訓詁的效用　四
　第四節　訓詁的工具　七
第二章　訓詁的基本概念　一七
　第五節　語義和語音　一七
　第六節　語義的單位　二二
　第七節　語義的演變　四七
　第八節　字義的種類　六九
第三章　訓詁的施用方術　八五

第九節　音訓（上）
第十節　音訓（下）
第十一節　義訓
第十二節　術語
第四章　訓詁的源淵流派
第十三節　實用的訓詁學
第十四節　理論的訓詁學
第十五節　訓詁學的中衰
第十六節　訓詁學的復興



訓詁學概論

齊佩瑢著
沈啓无校

第一章 緒說

第一節 何謂訓詁學

「訓詁學」是研究我國古代語言和文字的意義的一種專門學術。這裏所謂「字義」乃是文字的「用義」，而非字形構造所示的「本義」。文字是紀錄語言的符號，具有形、音、義、三個要素，形爲文字所獨有，音義乃語言文字之所同，所以解說文字本義的學問固然也可以視作訓詁的廣汎領域中的一部，但是嚴格的站在語言方面來說，只有訓釋古語古字的用義才能稱「訓詁」。文字本義的研究應該屬於文字學的範圍之內的。因此，從前認爲訓詁學是憑據文字形體的訓詁和語言音義的訓詁二者的界說，實際上是不合理而欠缺精確的。那麼，訓詁學既是探求古代語言的意義，研究語音與語義間的種種關係的唯一學科，它就應當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歷史語言學」全體中的一環。這樣，訓詁學也可以叫做「古語義學」。

「訓詁」二字一名的含義及其由來，以及「訓詁」與「訓詁學」的區別是我們應該首先明白的。大概在秦漢的時候，是只有「訓故」的稱謂的，而且訓故和經學小學簡直是三位一體而不可分離，那時研究經學古學或小學的學者，也僅是爲了講解古書而去訓釋古籍中的古字故言，去闡發古聖賢的微言大義；至於如何訓釋古字故言——卽訓詁的方法技術以及理論系統等等的問題，却尙無自覺的有系統的概述及綜合的研究；換言之，那時只有「訓故」而無「訓詁學」，只有工作的實行而無學理的解說。理論的產生是靠着事實的歸納，在一個訓故工作剛萌芽的時候，自然不會同時就有成熟的系統理論的。這也是時代使然，直到二千年後的現在，不是還沒有一部「訓詁學」的著作出現麼？

訓詁的「詁」字，漢人通行寫作「故」，詁是故言，故是古舊，詁故古三字的含義雖小有廣狹專泛的不同，聲音語原却是完全一樣的。而「古訓」一名在尙書和詩經裡面都早已提到過，於是一般慕古的學者就說這是後來「訓故」「訓詁」的出處，因爲他們誤認「訓故」可以倒說成「故訓」或「詁訓」的緣故。清朝有名的小學家都如此肯定的主張，從未有人發生過疑問，例如錢大昕在經籍纂詁序裏說：

「……而其詩述仲山甫之德，本於古訓是式；古訓者，詁訓也，詁訓之不忘，乃能全乎良秉之彝；詁訓之於人大矣哉！」

如果我們仔細去翻讀一下書詩的原文，就知道錢氏的話純是有意的傳會。商書說命裏說：

「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孔傳解釋這段話說：「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事不法古訓而能以長世，非說所聞。」可見古訓只是古昔的教言之意。又詩大雅烝民篇說：

「仲山甫之德：柔嘉為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毛傳說：「古，故。訓，道。」鄭箋說：「故訓，先王之遺典也。」我覺得舊日的解說並沒有甚麼錯誤的地方，兩書所言的古訓都是指着「先人教言，聖王遺典」的意思，猶之乎國語中稱「遺訓」一樣。周語說：

「瞽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

遺訓，就是式於古訓，學於古訓的意思。所以詩中的古訓一名，雖然鄭箋及列女傳明賢篇所引都直書作「故訓」，而毛公又取以為詩故訓傳之名，但是詩中原意既是明指古昔教訓而言，而「訓故」一名在漢人的用法上又不能倒顛作「故訓」，所以古訓和訓故絕不能混為一

談而傳會其含義及出處。況且在詩書的時代，去古未遠，典籍未富，也不需要訓故的工作。這樣看來，訓故一名的成立及取義自當以漢人所說爲準才對，因爲訓故的萌芽雖散見於春秋戰國時代人的語錄傳記之中，然而訓故專著的出現及大成却到秦漢之間才開始的。

漢人著作，關於訓故的稱呼，也不很一致，例如班固漢書藝文志和列傳前後所說便多不同：或名「訓故」，或單稱「訓」，或單稱「故」，或名「解故」，或名「訓纂」；不過以「訓故」和「故」的稱謂爲最多而普遍，而且這些名稱的含義也幾乎完全一樣的。現在爲了明白起見，姑就志傳所說，略舉數例如左：

（一）行文多複稱「訓故」：

（1）志曰：「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

（2）又曰：「魯申公爲詩訓故。」

（3）儒林傳：「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

（4）又曰：「寬至雒陽，……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

（5）又曰：「誼爲左氏傳訓故。」

(6)劉歆傳：「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

(7)揚雄傳：「訓詁通而已。」（師古曰：「詁謂指義也。」）

由上七例，可知訓故就是能正讀古字，通曉古言，蒼頡篇爲秦人編集的字書，到漢宣帝時就非專家不能正讀了。這裏所爲「讀」，是指字音字義而言；所謂「義」，是指日常通行的用義而言。可見通曉古字古言的音義而爲之訓解明白者便是「訓故」，杜林申公賈誼等人之爲諸書作訓故都是此意。師古所說，失之廣汎，故即古字古言也。而揚雄傳獨作「詁」，蓋當時即有此新體，依例當爲「故」。

(二)簡稱「故」者多爲書名：

(1)志曰：「詩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它皆類此。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眞耳。」）

(2)又曰：「詩齊后氏故二十卷。」

(3)又曰：「詩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4)又曰：「詩韓故三十六卷。」

(5)又曰：「杜林蒼頡故一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案杜林爲蒼頡作訓故，申公爲詩訓故已見前引文中，行文稱「訓故」而書名則稱「故」可證故即訓故的簡稱，所以唐志把蒼頡故直名爲蒼頡訓詁了。至於師古注將故字又解爲動詞，似乎不大妥當。此外還有把古字古言直叫作「故」的，亦可證故字非動詞。例如：

(6)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7)揚雄傳：「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

案古文尚書多古字，孔安國讀以今文便可自成一家；志也說：「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可知司馬子長所從問的「故」就是古字古語的意思，自非讀以今文，解以今語而不易使人知曉，所以史記中引用古文尚書的地方，並非原文，只是用今字代古字，以今語譯古語罷了。揚子雲是個好古的怪人，自我作古，予聖自君，著述擬之於經傳，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大概玄文多故者，就是好用古字古言，猶今人之好用典故及喜寫古字耳。

由上七例，可知某故某故者，即言某書之古音古義耳，古字古言謂之故，古音古義亦謂

之故，故字既然沿用爲古代語文音義的專稱，所以解釋古字古言的音義便叫作「訓故」也。

(三)書名「解故」者，即「訓故」之異稱：

志曰：「書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卷。」

案解者釋也，判也。獻深晦澀謂之結，判分滯結即謂之解，是解亦訓釋順通之意，解故猶訓故也。此例他不多見。

(四)書名「訓」及「訓纂」者，與訓故稍有不同：

(1)志曰：「淮南道訓二篇。」

案雜家中又錄有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今本淮南子二十一卷，除敘目命名要略外，他如原道訓、俶眞訓等都以訓名篇。要略說：「懼爲人之憧憧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高誘的敘目也說：「其義也著，其文也富。」這樣看來，名訓的取義有些和訓故不同，而且此例也不多見，蓋係後起之名。其體辭多說博，其旨闡微著隱，著眼在說解義理，已超出訓釋古字古言的樸素本色了。

(2)志曰：「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3)又曰：「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案此二書介于蒼頡傳及蒼頡故之間，蓋亦訓釋蒼頡篇音義之書，猶後來顏師古王伯厚之注急就篇耳。杜林既爲蒼頡作訓故，又爲之作訓纂，雖皆注釋之體，其間必有不同之處，否則，何以分爲兩書而異其稱呢？原書久佚，不可詳究。

(五)外此四類，毛公以「故訓」名書者，並非「訓故」的同義倒文，不應混入。志曰：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蒙案：鄭玄詩譜及陸機毛詩草木虫魚疏皆稱「訓詁傳」，朱彝尊經義考也稱「訓故傳」，這都是錯誤的。蓋漢人稱謂以「訓故」爲多，稱「故訓」者僅毛公一人，後人不明二名的來源及取義各別，就以常見者改不常見者於無意之中，甚至積久相沿，誤認爲一，所以正義本毛詩故訓作詁訓，顏師古斥爲流俗失眞，陸德明釋文又認爲可以兩通，他說：「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案詁故皆是古義，所以兩行。」詁故固然是古字的後起分別文，但是毛公所謂故訓，只可作「古訓」，而不可作「詁訓」，因漢人無以「訓故」倒作「故訓」，或「訓詁」倒作「詁訓」者。我們絕不能因其音同義近而混淆莫辨，以訛傳訛的。

又故訓傳命名的取義，孔氏正義說：「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爲釋詩，

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爲詩立傳，傳者通其義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則詁訓者，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今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爲傳。……」孔氏的說法頗有些自相矛盾，他也明知故訓傳是用了詩經古訓是式的意義，故訓本是故昔的典訓，這故昔典訓的所指，無論是師說或雅義，都尚較合理近是；然而他還强要牽扯到釋詁等的篇名上去，就很有些傅會了。（蒸民疏又從鄭箋而爲之說，以古訓爲古舊之道，故爲先王之遺典。）故訓的故字是形容詞，訓故釋故的故字是名詞，二者絕不相同。段氏說文注說：「毛詩云故訓傳者，故訓猶故言也，謂取故言爲傳也。取故言爲傳，是亦詁也。賈誼爲左氏傳訓詁，訓詁者，順釋其故言也。」可見故訓傳雖亦爲訓詁之作，然而故言之傳和順釋故言的立名取義都不大相同的。馬瑞辰有毛詩詁訓傳名義考一文，所說也多錯誤，詳見下文所引。

看了以上五類略例，訓故一名的源淵大概可有個簡括的認識吧。故爲故舊，古字古言的古音古義謂之故，順釋疏解之便謂之訓故：古字古言後人多不識，故爲之作釋也。此其一。漢人稱謂以「訓故」爲最多而普遍，或改名「解故」，或簡稱「故」，稱謂雖殊，取義則一。至

於單名「訓」的，旨在廣其辭說，與訓故之僅爲推求古音古義者不同，統言無別而對稱有異。此其二。毛傳以故訓名書，非訓故之倒稱，故訓猶言故昔訓釋之意，雖亦訓故之體，立名究不相侔，不可混而爲一；後人或名訓故爲詁訓者，相沿而訛也。此其三。

不過，漢人傳注之作，並不僅限於訓故一類，廣義言之，如傳、記、傳記，說、說義、略說、微、以及章句等四大類的著作，也都屬於訓故的範圍。究竟它們的體例之間有如何的不同，這也是我們極應明白的。茲據漢志所載，略撮其要：

（一）傳、記、傳記、雜記。

（1）易有周氏傳，韓氏傳。儒林傳曰：「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又曰：「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

（2）書有大小夏侯解故；又有傳四十一篇。

（3）詩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韓故等；又有齊后氏傳，齊孫氏傳，韓內傳、外傳等。志曰：「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儒林傳曰：「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此外傳又曰：「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師古曰：「口說其指，不

爲解說之傳。」案楚元王傳云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是魯詩本有傳也。史記儒林傳文上傳字下多一疑字，漢書誤脫，當讀「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雖然，依師古注中之意，可見故和傳是有區別的，這由齊韓二家之有故又有傳也可以看得出來。

(4)春秋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志曰：「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其事實皆形於傳。……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

(5)禮有曲臺后倉記。儒林傳曰：「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6)樂記二十三篇。志曰：「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

此外尚有劉向的五行傳記，及公羊雜記等。釋名釋典藝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漢儒最重師傳，漢志及後漢書儒林傳述六經傳授甚詳。釋典藝又曰：「記、紀也，紀識之也。」漢志禮記百三十一篇，班氏自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大概訓故只是就字釋義，而傳記則在轉錄師說，或推其意，或廣其事，蔓延泛濫而不能守其本原，故志讖詩傳咸非其本義也。

(二)說、略說、說義。

(1)詩有魯故，韓故；及韓傳等。又有魯說、韓說。

(2)書有歐陽說義。儒林傳曰：「小夏侯說文，恭（秦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志曰：「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難逃，便辭巧說，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3)易有五鹿充宗略說。儒林傳曰：「（丁寬）作易說三萬言。」又曰：「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

傳記之屬已經就有些駁雜濫漫，而說義之類更是大放厥辭，絮絮不休；是故通人惡煩，智者羞學，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儒林傳贊感慨系之曰：「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三)徵。

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氏微傳等。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此例僅春秋有之，蓋夫子微言大義，必待後學闡發而始著明也。

(四)章句。

(1)書有歐陽說義，又有歐陽章句。有大小夏侯解故，又有大小夏侯章句。

(2)春秋有公羊傳，穀梁傳，又有公羊章句，穀梁章句。

(3)儒林傳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又曰：「(尹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劉歆傳曰：「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揚雄傳曰：「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

毛詩傳箋通釋書前有毛詩訓詁傳名義考一節，文中分辨訓故和章句，訓故和傳，訓和故等之間的分別，大致尚無過誤，茲節錄如下：

……則知詁訓與章句有辨：章句者，離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語多傳會，繁而不殺；蔡邕所謂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詁訓則博習古文，通其轉注假借，不煩章解句釋，而與義自闢；班固所謂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